

魅力无穷的宋派艺术

——在纪念宋派艺术座谈会上的发言

■张晓晨

提起中国京剧四小名旦之一，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宋德珠先生，李慧芳老师说，上世纪 40 年代初，她在上海更新舞台有幸与宋德珠先生同台演出，由她唱开场老生戏，卸妆后立即上三楼，看宋先生的压轴戏。宋先生的乐队极好，上场前鼓师、大锣、铙钹一起开打，观众鼓掌叫好，三阵好要下来，暖了场子，热了人心，群情激跃，翘首以待中宋先生踩着硬跷上场，婀娜多姿，腰巾子一甩，一个又脆又美的亮相站定不动，引来观众大声叫好、鼓掌，足足有十几秒，人们忘记时间、空间，陶醉在忘我的境地中……足见宋先生的表演是多么慑人魂魄，感人至深。时隔六十余年，依然能让慧芳老师回味无穷，如历历在目。

宋先生打出手的老搭档赵德勋老师曾说过：“与德珠合作，一接一送总是认认真真全神贯注，我们对德珠像众星捧月，因为我们爱德珠的艺术，到了台上都情不自禁地想多看两眼……艺术上服气，感情上珍爱，总觉得这个角儿值得一傍。”这句话给我的感受极深。情同手足，肝胆相照，台下切磋提高，台上娴熟默契，艺术上心心相印，事业上志同道合，群体智慧爆发出撼人的奇迹，让人们知道什么是最精的、最美的艺术。

1979 年，我在北京市文化局工作，陪同主管业务的副局长田兰同志去石家庄，洽谈请河北戏校为北京市代培学生事宜，河北戏校校长和宋德

珠老师待我们甚厚，特意安排他的得意门生为我们展演，偌大的一个剧场，观众只有我们四个人，那一出《扈家庄》，看得我震惊、折服、陶醉，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我曾多年在北京戏校工作，《扈家庄》的授课，响排、彩排、演出，看过多少遍已不计其数，也有学生以《扈家庄》冠群芳，常被选去登大雅之堂，我一直以为那是一出有质量的剧目，然而看过石家庄那一出后，进而领略到宋派真传的艺术，人物塑造是戏魂，细腻深刻的性格刻画和情感外化的百态千姿，美、媚、娇、柔、拔、脆，武旦是女流，鲜明地突出了女性美，确有其独到之处，一言概之，美，美极了。经过传承的宋派艺术，依然能让人开阔眼界，见识到什么是最精的，最美的，其效果能让人回味无穷，爱京剧，爱上瘾。

1986 年我在北京京剧院工作，看到宋丹菊同志的演出颇有乃父神韵，恰值院团改革调整，成立艺术中心，为宋丹菊同志提供了一块展示宋派艺术的平台。1987 年 1 月 21 日上午，中国剧协在宋丹菊举办个人表演专场之后组织了一次“宋派艺术座谈会”，刘厚生、李超、郭汉城、曲六乙、翁偶虹、钮骠、荀令香等专家谈起宋派皆面带醉色，深爱之情，溢于言表。我曾写过一篇参加这次座谈会“有感”，提到武旦顾名思义，要有武有旦，既有侠义英雄之刚健，又有柔情似水之女性，而有些武旦脱离人物，

不是体现角色，而是被肢解成碎片，单纯演示个人技艺，观众看完以后，印象中只有生硬支离的惊险动作，强节奏、强攻势，让人忘了她们是女性，当时受招待外宾堂会娱乐和“文革”的影响，不爱红妆爱武装，武旦戏的杂技化，男性化，概念化，招待外宾老三出的形式化，特别是缺乏静心钻研艺术创造的浮躁浅薄之风是值得纠正的一种倾向。

感谢中国剧协做了一件大好事，这次座谈会不只关注了戏曲表演艺术的现状，尤为关注的是宋派艺术的传承问题，使已经趋于寂寥的宋派艺术回暖升温。

传承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有人才有剧目，要感谢中国戏曲学院，聘丹菊同志任教，他们为弘扬传承宋派艺术创造了一块阵地，培养了一批批旦行的后起之秀，丹菊同志当年演出《蝶恋花》（《改容战父》），誉为花开二度有传人，四十年父女同雕一枝花。现在已经是三代、四代人同雕一枝花了，中国戏曲学院是功不可没的。

尽管这是可喜可贺的事，但总感觉力量是不够的，武旦、刀马旦艺术的审美观念，以及立人立戏，依然是值得关注的大问题。要感谢这次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参与者，这次活动，势必对弘扬宋派艺术，乃至对京剧的兴旺发展起到深远影响，我和大家一样，都热烈地期待着。

责任编辑/赵 言